

八场高甲戏

一指书

(根据清·李玉同名杂剧及陈宗熟口述《刺汤》传统本整理)

福建高甲剧团

“一捧雪”改编根据及参考资料

1. 清。李玉：《一笠菴新編一捧雪傳奇》（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
2. 高甲戏老艺人张长城口述传统剧目：《莫怀古》提要。
3. 北京戏曲编委会：《京剧彙編》第39集。
4. 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丛刊》第15集。
5. 颜长河：《京剧一捧雪宣扬什么思想》（光明日报1963.9.14）。
6. 郭汉城：《对几个传统剧目的分析》（光明日报1963.9.14及戏剧报63.9）。
7. 阿甲：《论莫成的悲剧性格》（戏剧论丛第二辑及戏曲表演论集）。
8. 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修订本）第三卷。
9.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第七章第廿一节。
10. 《曲海总目提要》卷39。
11. 福建戏曲研究所：《福建戏曲历史资料》有关莫怀古墓址的记载。
12. 吴国钦：《谈一捧雪和京剧对它的改编》（光明日报1963.11.10）。
13. 中国戏曲学院通讯组：《中国戏曲学院进行关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学习讨论》（戏剧报1963.11）。
14. 明冯笔记小说、徐学谟《世庙识余》、田艺蘅《留书日札》、沈德符《野獲编》、王襄《廣輿》、孙之騄《三申野錄》、梁章鉅《浪跡叢談》等有关《一捧雪》的记载。
15.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雪 杯 恨 [一捧雪]

人 物 ——

莫怀古 —— 字周卿，30多岁，太常寺正卿。

薛雪艳 —— 莫的继室，20多岁。

汤 勤 —— 字北溪，不第举子，30多岁，后为经历，太常寺正卿。

严世蕃 —— 宰相严嵩之子，太子少保。50多岁。

戚继光 —— 蓟州（八台）总镇，40多岁。

陆 炳 —— 刑部正堂，50多岁。

老家院 —— 莫府家院，60多岁。

严 利 —— 严府总管，差官。

四文武官员

四侍女

四校尉

四旗牌

两刽子手

门 子

四侍卫

四龙套

四刀斧子

场 次 ——

第 一 场 赏 杯

第 二 场 露 杯

第 三 场 护 杯

第 四 场 逃 杯

第 五 第 第	五 六 七 八	场 场 场 场	新 认 审 复	头 头 头 头
------------------	------------------	------------------	------------------	------------------

第一场 赏杯

时：明嘉靖年间的一个残冬。

地：太常寺官衙后花园。

人：老家院、薛雪艳、莫怀古、汤勘、严利。

〔布开，大雪纷飞，梅花盛开，有事翼然。老家院捧酒具上。〕

老家院：（唱）大雪纷飞残冬，

梅花满树齐开放。

只为主人偏豪兴，

花间把盏迎春老。（整好杯盘，下）

〔薛雪艳喊着上。〕

薛雪艳：相公，相公来唔！

〔莫怀古内应声：“来了！”——上。〕

莫怀古：夫人……

薛雪艳：相公你看……

（唱）沕骨寒透，

暗香缥缈。

休道漫天一片白，

却有胭脂出冰梢。

相公啊！

须趁赏，

且把芳魂招。

莫怀古：雪娘子，下官岂不是来了吗？

薛雪艳：（唱）惜旨酒，

御杯花下度佳朝。

莫怀古：你看，那迎春酒已备下了！

薛雪艳：好，待来！（折一枝梅花在手）

（唱）愿借冷云姿，
照映碧玉肌。

莫怀古：哈々，妙々哉！

（唱）一枝独艳，
敢与瑞雪争娇！

薛雪艳：相公你……

莫怀古：（唱）雪难将洁喻，
梅未把贞描。

薛雪艳：（唱）蒲柳怎拟琼瑶，
铁心玉色占春早……

莫怀古：娘子快来同饮一杯，免误芳辰。

薛雪艳：相公，那“雪”……

莫怀古：唔！你可是说那一捧雪吗？

薛雪艳：正是！

莫怀古：（从怀中取出玉杯）娘子你看，这传家九世的白玉杯，
你岂不知我从来是杯不离人，人不离杯？

薛雪艳：不错。但使妾毕生难忘的是，此杯是有双人定情之物。
想妾身原是风尘女子，蒙相公解救于危难之中，结为夫
妻，随同赴仕……

莫怀古：（止云）前情莫提也摆！夫人……

薛雪艳：嗯！莫再称什么夫人，你不记得当日，以此杯盛酒作为
合卺之酒，呼我为三娘子……

莫怀古：是，是三娘子！

薛雪艳：相公，咱到任已有数月，这太常寺正卿虽是闲职官员，
相公却也忙于应酬祭祀。这风雅韵味，也久矣未赏了！

莫怀古：三娘子啊！

(唱) 只为親命难违，
才上京畿，
官居太常寺。

薛绛：(唱) 得随侍，
报答百年恩义。

姜怀古：(唱) 折腰岂为五斗米，
碌々终朝，身不由己。
玉杯在手奈得酌酒吟诗，
佳人当面未能称心如志。

薛绛：(唱) 今日里，
迎春酒一卮，
一年几度杯在手，
勿误良时！

相公，特妾来为你斟酒！（接杯斟酒）
施解取些厘，
三花揉儿浆。
入杯中，作酒浆，
霎时腾腾生暖气。

相公请饮此酒！

姜怀古：(接饮) 多谢三娘子！

(唱) 人间佳酿无比，
天上琼浆不二。
须抛弃——

名缰利锁，纱帽袈裟，
怀玉杯，携佳侣，
邀踪山林过一世。

薛绛：相公如今这样说，你不是说功名二字……

莫怀古：（唱）功名二字，
书生素志。

可是、可是如今啊！

聖主闇，讒臣輝，
当权尹氏、只手遮天，
賄賂公行綱紀墜，
奸佞滿街正人避。
清濁豈同流，
泾渭湏分离，
不日辞本道，
同你回返故里。

薛三艳：（唱）洁身引退甚是，
妾愿随你隐居过一世。

莫怀古：（唱）对玉人，斟空色，
逍遥花下，
何惜人笑痴。

莫怀古：（唱）一捧日——

薛三艳：雪一捧，梅一枝，
流連天外醉相知。

〔老家院慌急地上，

老家院：禀老爷、夫人，有一汉子冻倒在我府围门。

莫怀古：有人冻倒，可叫地方理会便了，何必大惊小叫！

薛三艳：严冬大日，冻倒道旁，恐有性命之虞，还须及时解救。
看。家院，快将他扶入来。

老家院：领命！（下）

莫怀古：唉！一场兴致，被此等事冲散，真是大杀风景！

薛三艳：严氏父子乱政，有多少饿殍冻骨，咱今日能救得一条人命，也是一件好事，相公该看喜幸才是。

〔老家院扶着冻昏了的汤勤上。〕

老家院：夫人

薛三艳：最紧扶入房中！

老家院：是！（把汤勤扶坐房内椅上。）

莫怀古：（对汤细看）唔，却是一位书生，看他衣虽敝旧，却是华贵之物，莫非

老家院：（摸汤体）唔，已经冻僵了！

莫怀古：这

薛三艳：相公，杯取来！

莫怀古：做什么？

薛三艳：盛酒杯中将他灌救。

莫怀古：这 此杯怎好让他人沾唇！

薛三艳：人命要紧！（臂手夺过“一捧日”，向梅枝上取日入杯。杯暖日溶，递给老家院，灌入汤勤口中）

莫怀古：（看看痛惜，又不便阻挡）这，这

老家院：（接杯灌汤后，又还与莫怀古）哈，此杯九传至老爷手中，如今是第二次救了人命

薛三艳：那第一次是救了妾身。——当初

莫怀古：当初！唉，勿提也罢。

薛三艳：唉！

汤勤：（渐渐甦醒）唔 ... 哎 ... 哟！

薛三艳：好，醒了醒了！

汤勤：（唱）彷彿春梦过一场，

几疑身在瑞云中。（睁眼）

哎——哟！

冻斃日中，
命途无常！
我只道运转获佳祥，
又谁知瘦骨葬他乡。
空有奇才未得展，
凋落门户怎垂光！
九泉欲恨难瞑目，
宁不伤心泪泉汤！

(大哭) 呜——呜——呜！

薛日艳：你这…哈々々！(下)

莫怀古：汉子，不必伤心！

老家院：免哭免哭，你爹死了！

汤 勤：我无死！

老家院：正是，你活了！

汤 勤：活了？(摸々身上，看々各人) 哈々！我是：大——难——不死！

老家院：必有后福！是不？

汤 勤：必有后福，必有后福！——哈々々！(欲下)

老家院：且住！我家大人救了你一条狗命、连道一声谢也无，越头就煞要行动了！

莫怀古：噫！何必……

汤 勤：什么？(再望々各人，醒悟过来) 唔！——唔！大人，叩谢大人救命之恩！(长揖) 请恕失道之罪！(欲跪)

莫怀古：(止之) 罢了！

〔薛日艳复上。〕

莫怀古：(指薛) 救你活命的是她，是我大人，要谢还须谢她，日娘子——

汤 勘：唔！是也！（向薛长揖）叩谢夫人救命之恩！

薛日艳：见难必救，何必言谢。先生，看你非寻常之辈，为何流落至此地步？

汤 勘：大人、夫人，论到晚生苦情，真是一言难尽！

莫怀古：那你就慢慢说来！

汤 勘：说来！哎……（冻得发抖）

薛日艳：必是饥寒难忍！家院，取酒饭同棉衣过来。

老家院：领命！（下，取酒饭棉衣复上）

薛日艳：先生，酒饭、棉衣，先止饥寒再说，

汤 勘：多谢！谨领……（接过酒饭，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
啊！……晚生已三日……（吮唇吸齿）

老家院：先生这棉衣……

汤 勘：唔！（接过棉衣，披上）叩谢夫人！

老家院：好了好了！如今命是救活了，腹肚也填饱了，身躯也穿暖了。那老爷、夫人问你的话也该着回答了！

汤 勘：是，是！夫人问我，我说，我说！

薛日艳：你就坐下慢慢说来！

汤 勘：大人、夫人啊！

（唱）念晚生，

汤 勘字北溪，

苏州人氏，

本是书香人家。

簪缨世第，

自幼读书精六艺，

论书昼、品古玩，

件件不低。

莫怀古：原来是斯文一派。

汤 勤：（唱）为功名，
京师留滞。
金尽床头，
穷途衰敝。
流落在僻巷偏街，
饥寒交困，冻卧雪地。
若非夫人解救，
想我一命已归西。（跪）

薛日艳：（扶汤起）见危必救。这是本份，何必言谢。

莫怀古：汤先生也是儒家之后，竟至潦倒京华。未知今将何往？

汤 勤：（唱）茫茫人海，
何处堪棲？！

薛日艳：既是汤先生无家可归，（目视怀古）不如……

莫怀古：好！不如暂在府中居住，若有机缘，当为你觅得一席之地。

汤 勤：叩谢大人、夫人！我好糊塗，也未曾请教大人官讳尊称。

莫怀古：下官莫怀古字罔卿。

汤 勤：唔！原来大人就是高风亮节的文坛鉅子太常寺正卿莫大人了，久仰久仰，这位大人……

莫怀古：是拙荆雪艳娘子！

汤 勤：日——艳！妙哉妙哉！这日艳二字，真是妙哉！对这瑞日飘香、腊梅逞艳。夫人芳名，可谓人景相称了呵！感佩感佩！（袖中掉落几幅字卷，俯拾起来）

莫怀古：此乃何物？

汤 勤：这几幅字卷乃晚生拙作。不意今日竟是：寒不能衣，饥不能食……

莫怀古：（接过书卷展看）唉，好笔墨！汤先生不愧丹青妙手

书法名家、何患不兼贵洛阳也。

汤 勘：唉！自问拙作尚非低几，惜乎年来屡欲献于名公钜卿，以求赏识，只恨侯门深似海，徒呼负负！

薛 旦：原来先生却是热中功名的名士！

汤 勘：夫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就说莫大人目前虽居闲职，（对莫细看）你看你看，凭大人这付相貌，脑后有三台之骨，何惧来日不能扶摇直上，位极人臣……

莫怀古：哈々々，什么位极人臣，我却要辞官归隐了！

汤 勘：辞官归隐？旭日方昇，岂不可惜！就是夫人相貌亦非寻常；不但艳如夭桃，且贵逾牡丹。依我断来，今年之内就有一品尊荣，若尤在验，你就说我汤北溪所精通的这套“麻衣相法”尽是胡说八道，

薛 旦：哈々！原来汤先生又是精通相法的清客！哈々々……

莫怀古：哈々々！

汤 勘

〔内声：“严府差人求见！”〕

莫怀古：严府？……

汤 勘：原来夫人与严府也有交往？

莫怀古：我与严府素无往来，今日何事……

薛 旦：既来就须一见。

莫怀古：也好。就请到园中相见。

老家院：领命！（向内）请严府家人进见，

〔严利内声：“来了！”——手持笏袖上。〕

严 利：（念）奉谕来见莫太常，

为我严府助威风，

喂！哪位是莫太常、莫大人？

莫怀古：下官便是，尊驾有何见教？

严利：莫大人，后日乃是我家老相爷八十大寿，只因大人既系一殿之宾，又且道德文章冠海内，故我家少相爷特命小人携来寿轴一幅，请大人撰写鸿辞，以为寿辰生色。

莫怀古：这……

严利：还有一件要事相烦：我家老相爷闻说贵府有家传玉杯“一捧雪”，愿借一用，以为寿辰增光。

莫怀古：这……无，无，我家并无此物！

严利：莫人人，天下官员争献玉杯为老相爷祝寿，人传大人家有此物，我今奉命特来告借，若是老相爷喜爱，那大人就官运亨通了！然也，你何必推诿啊！

莫怀古：啊！下官确无此物，惊煞传闻失实，请尊堂上复相爷。

严利：大人，这是相爷看重于你，请勿见却，免致相爷不乐，请早呈上为妙！严利告辞！（放下寿轴，大摇大摆下）

莫怀古：这……（怒）真是岂有此理！

薛旦艳：（同时）相公息怒！

汤勘：大人

汤勘：大人，这实是求之不得啊！

莫怀古：求之不得？叫我莫怀古为他撰辞祝寿，难道要教他多活几岁，使天下苍生多受苦几年吗？

薛旦艳：相公，你说得是！还有那“雪”……

汤勘：什么“雪”？

老家院：就是才自救你性命的……！

莫怀古：嗯！（示忌勿言）

汤勘：哎呀！晚生承大人、夫人救命之恩，犹木图报万……大人若是见外，晚生只好告辞！（欲下）

薛旦艳：怵！相公，汤先生不是外人，但说无妨！

莫怀古：无妨？（出杯）正是宝玉杯“一捧雪”！

汤 勑：（接杯细看）啊！好一只宝玉杯，果是盖世奇宝，难怪
严嵩父子也如此喜爱。

莫怀古：汤先生啊！

（唱）和氏璧、秦皇杯，
国库珍宝人间难觅。
因无乱，
流落江南地。
我九世祖千金得之，
永传奕世。

薛日艳：（唱）晶莹洁白，
以此人称“一捧雪”。

莫怀古：（唱）杯虽小，
却连城价值。

汤 勑：（唱）曾闻是异宝，
今日见之真难得。

莫怀古：（唱）随身不离，
视同生命一般无二。

汤 勑：（唱）闻此杯，有灵异？

薛日艳：正是！

（唱）夏冷冬暖，
一杯和日腾热气，
人方死，能活济，
阮同先生，
都赖此杯再生于世！

汤 勑：（唱）夫人同我，
都赖此杯再生于世！

莫怀古：汤先生！

(唱) 传家至宝，
想我怎甘舍弃。

薛日艳：(唱) 又是咱夫妻是情物，
怎让他人染指。

莫怀古：娘子言得有理！
(唱) 怎可轻弃，
况且让与严氏。

莫怀古：(唱) 宁使玉杯碎，
薛日艳：也不落权奸手里。

汤 勑：唔！……

(旁唱) 严氏索宝有词，
莫生难舍宝口，
我须从中取便，
占此进身良机。

莫大人、夫人！

莫怀古：汤先生！
薛日艳：

汤 勑：想晚生落拓穷途，得蒙相救，免为路毙之尸，再生之身，
虽粉身碎骨也难图报于万一！

莫怀古：先生言重了！

汤 勑：如今大人适有难事，我北溪若袖手旁观，就是大难。
现在有几句话要说，不知可说不可说？

莫怀古：先生见教，你且说来。

汤 勑：严氏父子，执掌朝政，操生杀予夺大权，顺之者昌，
之者亡。朝廷内外文武百官，无不畏之如虎、趋奉犹
不及、凡有需索，谁敢道个不字。

莫怀古：是啊，太常寺的祭田宝物，产符取去多少，谁人敢道个不字。

汤 勘：如今找到大人身上，要你作文，向你借宝，要是别人，还是求之不得，可是……

莫怀古：可是，此杯乃传家之宝，又是我夫妻定情之物，岂能轻付与他？

薛 昱：就是我薛昱也绝不轻借。

汤 勘：莫说人人、夫人不轻借，“一捧日”是救命之宝，就连我汤北溪也不许此杯落在尹氏手中，

莫怀古：正是！

薛 昱

汤 勘：可是……

莫怀古：可是怎样？

汤 勘：可是，话又说回来，此事要是我汤北溪，孑然一身，无牵无挂，任凭尹氏势欲燎天，我只要脚底抹油，这样一溜，野鹤闲云，他也奈何我不得！

莫怀古：是啊！我已决计呈辞了！

汤 勘：可是……

薛 昱：又是“可是”！

汤 勘：可是大人如今却是去不得！

莫怀古：如何呢？

汤 勘：大人现居官太常，在尹氏掌握之中，若是愤然不顾，触怒于他，“一捧日”乃是国宝，只要他来了“盗物神凶”的罪名，那为祸岂仅如和氏一身而已哉！

莫怀古：这也有理！凭先生怎说，如今将何以处之？

汤 勘：如今只好设词隐瞒，只说先代曾有此物，但已在战乱之中失落了。